

《大法鼓經》(*Mahā-bherī-hāraka-parivarta; Mahā-bherī-hāraka-sūtra*)

* 《大法鼓經》，劉宋·求那跋陀羅 (Guṇabhadra) 譯，T. 270, vol. 9, pp. 290b-300b.
Cf. 《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》，元魏·菩提留支 (Bodhiruci) 譯，T. 272, vol. 9, pp. 317a-365c.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，住舍衛國 (Śrāvastī) · 祇樹 (Jeta-vana) · 給孤獨園 (A-
5 nātha-piṇḍadasyārāma)，與大比丘眾 · 五百人 · 俱，復有百千大菩薩眾，復有眾
多天、龍、夜叉、健闥婆眾，復有百千諸優婆塞、優婆夷眾，復有娑婆世界主 ·
梵天王、及天帝釋、四天王眾，復有十方世界無量比丘 (*bhikṣu*) · 比丘尼 (*bhikṣuṇī*) ·
優婆塞 (*upāsaka*) · 優婆夷 (*upāsikā*) · 諸菩薩 · 俱。

爾時，如來 (*tathāgata*)，於彼四眾，說如是法：「有有，則有苦樂；無有，
10 則無苦樂。是故，離苦樂，則是涅槃 (*nirvāṇa*) · 第一之樂。」

彼五百聲聞 (*śrāvaka*) · 比丘——一切皆是阿羅漢 (*arhat*)，諸漏已盡
(*kṣīṇāsrava*)，無復煩惱，心得自在，譬如，大龍，心得好解脫，慧得好解脫，
所作已辦，已捨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 · 心解脫，得一切心自在 · 第
一波羅蜜。有無量學人，皆得須陀洹 (*srota-āpanna*) · 斯陀含 (*sakṛd-āgāmin*) ·
15 阿那含果 (*an-āgāmi-phala*)。有成就 · 有漏法 · 無量比丘眾，有成就 · 無量 · 阿
僧祇功德 · 菩薩摩訶薩，徒十方來，算數 · 譬喻 · 所不能及，亦非一切聲聞 · 緣
覺之所能知；除 · 文殊師利 (*Mañju-śrī*) 菩薩，及大力 (*vaśitā-prāpta*) 菩薩 · 觀
世音 (*Avalokiteśvara; Avalokita-svara*) 菩薩 · 彌勒 (*Maitreya*) 菩薩摩訶薩，如是
上首菩薩摩訶薩，無量 · 阿僧祇眾。譬如，大地所生草木；從諸方來 · 諸菩薩眾，
20 亦復如是，不可稱數。

復有差摩 (*Kṣemā*) 比丘尼，與比丘尼眾俱；毘舍佉 · 鹿子母 (*Viśākhā-mṛgāra-
mātr*) · 及末利夫人 (*Mallikā*)，各與無量大眷屬俱；須達 (*Sudatta*) 長者 (*grha-
pati*)，與諸優婆塞俱。

爾時，世尊，於大眾中，說 · 有 · 非有法門。

爾時，波斯匿 (*Prasena-jit*) 王，從臥而起，作是思惟：「我今應往至世尊所。」
25 念已，即行，擊鼓、吹貝，往詣佛所。

爾時，世尊，知而故問：「阿難！以何等故，有鼓 (*bherī; dundubhi*) · 貝 (*śaṅkha*)
聲 (*śabda*) ？」

阿難 (*Ānanda*) 白佛言：「波斯匿王 · 來詣佛所，是其擊鼓、吹貝之聲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汝今亦應擊大法鼓 (*mahā-dharma-bherī-parāhaṇana; mahā-
30 dharma-dundubhi-sampravādana*)。我今當說《大法鼓經》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《大法鼓經》名，我未曾聞。以何等故，名《大法
鼓經》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汝何由知！是諸來會 · 大菩薩等，悉不能知此《大法鼓經》六
35 字名號。何況 · 於汝 · 而得聞知！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未曾有也。此法 · 名號，真實難知。」

「如是，阿難！實爾，不異。阿難！此《大法鼓經》，世間希有，如 · 優曇

鉢華 (*uḍumbara*)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非·一切諸佛有「此法」·耶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三世諸佛，悉有「此法」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若然者，彼諸菩薩，人中之雄，何故，悉來，普集於此？彼
5 諸如來，何故，自於其國，不演說耶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如，有一阿練 (*aranya*) 比丘，隱居山窟。至時，入村，方欲乞食，道·見人·獸·諸雜死屍。見已，生厭，斷食，而還：『嗚呼苦哉！吾亦當然。』彼，於異時，心得快樂，作是思惟：『我當更往·觀察死屍，令增厭離。』復向聚落，求見死屍，修不淨想。見已，觀察，得阿羅漢果。

10 如是，他方諸佛，不說·無常 (*a-nitya*)、苦 (*duḥkha*)、空 (*śūnyatā*)、不淨 (*a-śubha*)。所以者何？諸佛國土，法應如是。彼諸如來，為諸菩薩，作如是說：『奇哉！難行。釋迦牟尼 (Śākyamuni) 世尊，於五濁 (*pañca kaṣāyāḥ*) 國土，出興于世，為苦惱眾生，種種方便·說《大法鼓經》。是故，諸善男子！當如是學。』彼諸菩薩，咸欲見我，恭敬·禮拜故，來會此。既來會已，或得初住，乃至十住。是故，《大法鼓經》，甚難值遇。是故，十方大菩薩眾，為聞法故，普皆來集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。一切善來。彼，悉得此·難得「經法」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如是深「經」，非·一切共。是故，不應說言：『一切善來。』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何故·彼非·一切善來？」

20 佛告阿難：「《此經典》者，是諸如來祕密法藏，甚深、微妙，難解、難信。是故，阿難！不應說言：『一切善來。』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非·如·波斯匿 (*Prasena-jit*) 王·臨陣鬪時·擊大戰鼓，其聞聲者，一切箭落·耶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波斯匿王·擊鼓戰時，非·彼一切聞鼓聲·喜。有怯弱者，聞·
25 而恐怖，若死、近死。如是，阿難！此《大法鼓經》名，是·二乘之人不信法門。

是故，阿難！譬如，彼王·至鬪戰時，擊王大鼓；此「大法鼓」——諸佛祕密——佛出世時，爾乃演說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大迦葉 (*Mahā-kāśyapa*)：「此諸比丘，清淨、純一，真實強力，離諸糟糠，堪任聞此《大法鼓經》不？」

30 迦葉白佛言：「若有比丘·犯戒、違律，是大目連 (*Mahā-maudgalyāyana*) 之所呵責。有如是比，我不同行。況復·世尊·今此會眾，如·栴檀林 (*campakavana*)，清淨、純一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今此會眾，雖復一切清淨、純一，然，於隱覆之說，有不善解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名為·隱覆之說？」

35 佛告迦葉：「隱覆說者，謂言：如來 (*tathāgata*)·畢竟涅槃 (*atyanta-nirvāṇa*)，而實·如來·常住 (*nitya*)、不滅 (*a-nirodha*)；般涅槃者 (*pari-nirvāṇa*)·非毀壞法。《此修多羅》，離覆、清淨，明顯音聲，百千因緣·分別開示。是故，迦葉！當更觀察此諸大眾。」

時，大迦葉，即復觀察·彼諸來者·云何而來。時，剎那頃，下信眾生，及聲聞、緣覺、初業菩薩，自惟·不堪，生·退捨心。譬如，王家力士眾中，有名·千力士·者，從座而起，擊鼓，唱言：「誰能堪任·與我鬪力？」其不堪者，默然而住，心自念言：「我不堪任·與彼鬪力，或能傷損，以致失命。」於彼眾中，
5 無敢敵者，乃名·勇健難伏力士，建大勝幡。如是，下劣眾生，及聲聞、緣覺、初業菩薩，作是念言：「我不堪任聽受：如來·已般涅槃，而復說言常住、不滅。於大眾中，聞所未聞。」從坐而去。所以者何？彼人，長夜，於般涅槃，修習空見，聞·離隱覆、清淨「經」·故，從坐而去。

彼十方來·聲聞、緣覺、初業菩薩——百千萬億阿僧祇分——餘一分·住。
10 謂：彼菩薩摩訶薩，信解·法身 (dharma-kāya) 常住、不變·者，爾乃安住·受持一切·如來藏 (tathāgata-garbha)「經」，亦能解說、安慰·世間，解知·一切隱覆之說，善觀·一切了義 (*nītārtha*)、不了義 (*neyārtha*)「經」，悉能降伏·毀禁眾生，尊敬、承順·清淨有德，於摩訶衍 (*mahā-yāna*)·得大淨信，不於二乘·起奇特想。除·如是等·方廣 (*vaipulya*) 大「經」。不說·餘「經」，唯說·如來
15 (*tathāgata*) 常住 (nitya)·及有如來藏 (tathāgata-garbha)，而不捨空 (*sūnyatā*)，亦非·身見空·空彼一切有為自性。

佛告迦葉：「汝更問大眾：『咸欲得聞·此「大法鼓」方廣 (*vaipulya*) 一乘 (*eka-yāna*) ——所謂大乘 (*mahā-yāna*) 難信「經」——不？』如是，至三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善哉。世尊！」

20 即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頂禮佛足，右遶三匝已，告諸大眾：「咸欲聞·此《大法鼓經》·不？如來今當普為汝等演說一乘 (*eka-yāna*) ——所謂大乘 (*mahā-yāna*)，過一切聲聞、緣覺境界。」如是，三說。

彼悉答言：「願樂欲聞。唯，大迦葉！我等悉為聞法故來。善哉。哀愍，當為我說《大法鼓經》。」

25 迦葉復言：「汝等云何信？」

彼即答言：「譬如，士夫，年甫二十，有百歲子。若佛如是說者，我等亦當如是隨信。況·說正法·而不信受？所以者何？如來，如說而行。如來，淨眼·圓照無闕，以佛眼觀，知·我等心。」

迦葉嘆言：「善哉，善哉。諸賢！汝等堪任聽《大法鼓經》，若持、若說。」

30 佛告迦葉：「譬如，士夫，年甫二十，有百歲子；《大法鼓經》，亦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如來·涅槃 (nirvāṇa) 而復常住 (nitya)；一切無我，而復說我。」

彼即白言：「唯佛能知。如·世尊所說，我等如是受持。」

迦葉白佛：「唯願世尊說《大法鼓經》，擊大法鼓 (mahā-dharma-bherī-parāhaṇana)，吹大法蠡 (*mahā-dharma-saṅkhābhiprapūraṇa*)。」

35 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。迦葉！汝今聽說《大法鼓經》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唯然·受教。何以故？是我境界故。是故，如來大見敬待。云何為敬？曾告我言：『汝來共坐。』以是因緣，我應知恩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迦葉！以是義故，我敬待汝。迦葉！譬如，波斯匿王·善養

四兵。若鬪戰時，擊大戰鼓，吹大戰蠡，對敵堅住。緣斯恩養，戰無遺力，能勝怨敵，國境安寧。如是，比丘！我·般涅槃後，摩訶迦葉（Mahā-kāśyapa）當護持（*dhārayati; ud-dhārayati*）此《大法鼓經》。以是義故，我分半坐。是故，彼當行我所行；於我滅後，堪任廣宣《大法鼓經》。」

5 迦葉白佛言：「我是世尊口生長子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譬如，波斯匿王·教諸王子·學諸明處；彼，於後世，堪紹王種。如是，比丘！於我滅後，迦葉比丘·護持《此經》，亦復如是。」

復次，迦葉！如·波斯匿王·多與諸王·共為怨敵，更相攻伐。於彼彼時，其諸戰士——象、馬、車、步·四種兵眾——聞大鼓聲，心不恐怖，堅持甲仗。
10 時，王，恩卹，多所賜賚；及當戰時，加賜珍寶·及以城邑；若能剋敵，冠以素繒，封以為王。如是，迦葉！我諸聲聞——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——如戒·隨學·波羅提木叉，成就·善住律儀；如來則與·人天安樂；其有大功·降四魔者，以四真諦·解脫·素繒，而冠其首。若有增上信解、求佛藏·大我·常住（*nitya*）·法身者，如來爾時，以薩婆若水·而灌其頂，以大乘素繒·而冠其首。大迦葉！我今亦復如是，以大乘素繒，用冠汝首；汝，於未來無量佛所，當護持《此經》。迦葉！當知·汝，於我滅後，堪任護持《如是經典》（*evam-rūpāṇi sūtrāṇi*）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當如尊教。」

復白佛言：「我從今日，及滅度後，常當護持、廣說《此經》。」

20 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，善哉。今當為汝說《大法鼓經》。」

時，虛空中·諸天、龍眾，同聲嘆言：「善哉，善哉。迦葉！今日，諸天·大雨天華，諸龍王眾·雨甘露水、及細末香，安慰、悅樂一切眾生，應為世尊·之所建立·為法長子。」

時，天、龍眾，同聲說偈：

25 「王於舍衛城，伐鼓、吹戰蠡；法王·祇洹林，擊于大法鼓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汝今當以問難之桴，擊大法鼓。如來·法王，當為汝說；天中之天，當決汝疑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大迦葉：「有比丘，名·「信大方廣」。若有四眾·聞其名者，貪、恚、癡箭·悉皆拔出。所以者何？迦葉！譬如，波斯匿王，有·耆婆子（*Jivaka*），名曰上藥（*Samudgata-bhaiṣajya*）。若波斯匿王·與敵國戰時，告上藥言：『汝今速持·能為眾生拔箭藥·來。』爾時，上藥，即持消毒藥；王以塗戰鼓，若塗、若熏、若打。若彼眾生·被毒箭者，聞其鼓聲，若一由旬、若二由旬，箭悉拔出。如是，迦葉！若有聞「信方廣」比丘名者，貪、恚、癡箭，悉皆拔出。所以者何？彼因《此經》，增廣正法；以彼·現法·成就故，得此大果。大迦葉！汝當觀彼
30 無心凡鼓，以無心藥，若塗、若熏、若打，有如是力·饒益眾生；況復·聞彼菩薩摩訶薩「信方廣」比丘名，而不能除眾生三毒！」

35 迦葉白佛言：「若聞菩薩名者，能除眾生三種毒箭，況稱世尊名號功德——一言·南無釋迦牟尼！若稱歎釋迦牟尼名號功德，能拔眾生三種毒箭，況復·聞此

《大法鼓經》，安慰、演說，若偈、若句！況復·廣說，而不能拔三種毒箭！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，我先說·淨戒比丘·隨心所欲，以本願故。一切諸佛，皆有是法，所謂：不作、不起、不滅《大法鼓經》。是故，迦葉！汝，於來世，亦當如我。所以者何？若有四眾·聞汝名者，三種毒箭·悉得拔出。是故，迦葉！汝
5 今當問《大法鼓經》；於我滅後，久於世間，護持、宣布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善哉，世尊！今當為我說《大法鼓經》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汝，於《大法鼓經》，應少諮問。」

爾時，迦葉即白佛言：「善哉，世尊！當請所疑。如世尊所說：若有有，則
10 有苦樂；無有，則無苦樂。此有何義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若無有者，謂·般涅槃 (*pari-nirvāṇa*)·第一之樂。是故，離苦樂，得·般涅槃·第一之樂。若苦、若樂，彼·則是有。若無有者，則無苦樂。是故，欲得·般涅槃者，當求斷有。」

爾時，世尊，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「一切有，無常，亦無不變異。彼有，有·苦樂；無有，無·苦樂。

15 不為，無·苦樂；為，則有·苦樂。莫樂·諸有為，亦勿更習近。

若人得安樂，還復墜於苦；若不到涅槃，不住安樂處。」

爾時，迦葉，以偈答言：

「眾生不為有，涅槃·第一樂。彼則名字樂，無有受樂者。」

爾時，世尊，復說偈言：

20 「常·解脫，非名，妙色·湛然住——非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之境界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言色·而復常住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今當說譬。譬如，士夫，從南方·摩頭邏 (*Mathurā*) 來。有人問彼：『汝從何來？』士夫答言：『從摩頭邏來。』即復問言：『摩頭邏，為在何方？』時，彼士夫，即指南方。迦葉！非為·彼人·於此·得信耶？所以者何？
25 以·是士夫·自見彼來·故。如是，迦葉！以我見故，汝當信我。」

爾時，世尊，即說偈言：

「譬如，有士夫，以手·指虛空；我今亦如是，名字說解脫。

譬如，彼士夫，遠自南方來；今我亦如是，從彼涅槃出。

然，彼，迦葉！若見義者，則不須因緣；若不見義，則須因緣。如是，迦葉！
30 諸佛世尊，常以無量因緣，顯示·解脫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為因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因者，是事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為緣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緣者，是依。」

35 迦葉白佛言：「願·更顯示。其譬云何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，由父母而生其子；母，則是因，父，則是緣。是故，父母因緣，生子。如是說·因緣生法，是名為·成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成者，有何義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成者，世間·成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世間（*loka*）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眾生和合·施設（*pra-jñapti*）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眾生（*sattva*）？」

5 佛告迦葉：「法集·施設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為法（*dharma*）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非法（*a-dharma*），亦法（*dharma*）；法，亦非法。法者，復有二種。何等為二？有為（*samskṛta*）及無為（*a-samskṛta*），色（*rūpin*）及非色（*a-rūpin; ārūpya*）；更無第三法。」

10 迦葉白佛言：「法，何像類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法者，非色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非法，何類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非法者，亦非色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若法、非法，非色、無相，云何是法？云何非法？」

15 佛告迦葉：「法者，是涅槃；非法者，是有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若法、非法，非色、無相者，彼慧者，云何知？何所知？何故·知彼相耶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眾生，生·生死中，習·種種福德、清淨善根，是其正行。若彼行·如是法，一切淨相·生；若行此法者，是·法眾生。眾生，生·生死中，行·種種非福、惡、不善業。若彼行·如是非法，一切惡、不淨相·生；若行此非法者，是·非法眾生。」

20 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眾生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眾生者，四界攝·施設——謂內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風界——及入處五根，乃至十三緣起支（《無盡意經》中云：『從不正思惟，生無明。』故，十三支）。受、想、思，心、意、識——是名·眾生法。迦葉！當知·是名·一切法。」

25 迦葉白佛言：「是中，何等法·是眾生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是中，非·一法名為眾生。所以者何？迦葉！譬如，波斯匿王·鼓。何等為鼓？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所言鼓者，皮、木、及桴，此三法和合，是名為鼓。」

30 佛告迦葉：「如是和合·施設，名為·眾生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聲鼓者，非鼓耶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離聲·鼓者，鼓·亦有聲，以·風動·故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鼓者，為是法、為是非法耶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鼓者，非法、非非法。」

35 迦葉白佛言：「名為·何等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非法、非非法者，名為·無記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有·無記法·者，世間應有·三法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無記相者，如非男、非女。非男、非女，名為·不男，彼亦如

是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，父母和合·而生其子。若·父母無眾生種子·者，不為·父母因緣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彼·無眾生種子·者，名為·涅槃。大，常不男，亦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譬如，波斯匿王·與敵國戰時，彼諸戰士，食·丈夫祿；不勇猛者，不名·丈夫。如是，無眾生種子·者，不名·父母。常不男·者，亦復如是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善法、不善法、無記法，何者善法？何者不善法？何者無記法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樂受，是善法。苦受，是不善法。不苦不樂受，是無記法。此三法，眾生常觸。樂受者，謂·天、人·五欲功德。苦受者，謂·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、阿修羅。不苦不樂受者，謂·白癩等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此·則不然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從樂·生苦，從苦·生苦，彼為無記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其譬·如何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因食·生病，食·則是樂，病·則是苦。彼白癩等，名為·無記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若·苦樂名無記·者，父、母、子·亦無記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此·則不然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其譬·如何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·非想非非想·等天，乃至無想，則恒住·于法；善，亦如是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所說：受、想，是眾生。是故，非想非非想處，應非眾生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彼有行分。我說·此眾生法·者，除·無想天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眾生，為是色，為非色耶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眾生，亦非色、亦非非色。然，成就彼法，名為·眾生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若如是，非·眾生成就法·更有異眾生·者。不應有·無色天。若然者，無·二法：世間色、及無色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法，亦非色；非法，亦非色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·為·法與解脫俱？為·非法與解脫俱？無色天，亦有解脫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不然，唯·有為法、無為法。是故，無色天，是有為數；解脫，是無為。無色天，有色性（*rūpin*）耳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切有為，是色；非色，是無為。無色天·有色者——是·佛境界，非·我等境界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，善哉。是·我境界，非·汝等境界。如是，諸佛世尊·到解脫者，彼悉有色，解脫亦有色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云何·無色天？天處所作，汝知不？迦葉！云何·有色天？名

無色數不？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非我等境界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，諸佛世尊·到解脫者，皆有色——汝當觀察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·如是得解脫·者，復應受苦樂。」

5 佛告迦葉：「如，有病眾生，服藥·離病已，還復病耶？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若·有業·者，則必有病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無業·者，彼有病耶？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10 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，離·苦樂，是解脫。當知·苦樂是病。如，丈夫，是·得涅槃·者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若·離苦樂是解脫·者，無業·病盡 (kṣaya)·耶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世間樂者，彼·則是苦。於彼出離，如是業盡·得解脫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不復終盡耶？」

15 佛告迦葉：「譬，虛空如海，虛空如海耶？虛空，**無譬**；解脫·無譬，亦復如是。如，無色天，有色·而不可知，亦不可知·似此、似彼。如是住，如是遊戲——非是聲聞、緣覺境界；解脫，亦如是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切眾生，誰之所作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**眾生·自作**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此義·云何？」

20 佛告迦葉：「作福者，佛；作惡者，眾生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最初眾生，誰之所作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非想非非想等·無色天，誰之所作？云何活？云何住？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於·彼諸業·所不能知。然，唯**業作**。如是，眾生·生死黑、及涅槃白，誰之所作？」

25 佛告迦葉：「業之所作。業，起無量法。善，起無量法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何者·業起？何者·善起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業起者，有。善起者，解脫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無生處，云何·善起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如·不異。」

30 迦葉白佛言：「若·善起·者，云何·到無生處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行·善業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誰·之所教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無始·佛·教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一切無始，佛，誰化？誰教？」

35 佛告迦葉：「無始者，非一切聲聞、緣覺思量所知。若有士夫·出於世間，智慧、多聞·如舍利弗 (Śāriputra)，長夜思惟，終不能知。佛之無始，誰·最為先，乃至涅槃，中間·亦不能知。復次，迦葉！如，大目連 (Mahā-maudgalyāyana)，以神通力，求·最初佛世界·無始，終不能得。如是，一切聲聞、緣覺、十地菩

薩——如彌勒 (Maitreya) 等——悉不能知。如，佛元起，難可得知；眾生元起，亦復如是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是故，世尊！無有作者，無有受者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因·是作者，受者。」

5 迦葉白佛言：「世間，為有盡 (*kṣaya*) 耶？為無盡 (*a-kṣaya*) 乎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世間，未曾盡、無所盡、無盡時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，以一毛，滌·大海水，能令盡不？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唯然·能盡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乃往過去無量、阿僧祇大劫時，有佛，名·雞羅婆，出興於世，
10 廣說法教。爾時，城中，有·離車童子 (*licchavi-kumāra*)，名·一切世間樂見 (*Sarvaloka-priya-darśana*)，作轉輪聖王 (*rājā cakra-vartī; cakra-vartī-rājan; cakra-vartin*)，正法治化。王，與百千大眷屬俱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右遶三匝，供養畢已，而白佛言：『我當久如得菩薩道？』佛告大王：『轉輪聖王，即是菩薩，更無有異。所以者何？無有餘人作帝釋、梵王、及轉輪聖王。若菩薩者，即是釋、梵、轉輪
15 聖王；先作眾多帝釋、梵王，然後乃作轉輪聖王，正法治化。汝已曾作恒沙·阿僧祇·帝釋、梵王，今·作轉輪聖王。』時，王自言：『帝釋、梵王，何所像類？』佛告大王：『釋、梵天王，亦如汝今，首·著天冠，而彼端嚴，則不及汝；如，佛色像，端嚴殊特，非聲聞、緣覺、菩薩所及。如，佛端嚴，汝亦如是。』

迦葉！爾時，聖王，復問佛言：『我於久如當得成佛？』佛言：『大王！凡得
20 佛者，時·大久遠。所以者何？假令大王捨其福德，還為凡人，而以一毛，滌·大海水，乃至將竭，餘·如牛跡，當有如來 (*tathāgata*)·出興于世，名曰·燈光如來·應供·等正覺。時，有國王，名·地自在。燈光如來，為王授記·當得作佛。汝於爾時，當為彼王第一長子，亦俱授記。時，彼如來，當如是說：「大王！汝·此長子，從昔暨今，大海將盡，生為女子；於其中間，不為小王，或為釋、
25 梵、轉輪聖王，正法治化。汝·此長子，勇猛精進如是。」地自在！菩提，難得。以是因緣，故說此譬。地自在！汝·此長子，有六萬婬女——端正姝好，瓔珞莊嚴，狀如天女——棄之如唾。知·欲無常、危脆、不堅。「我當出家。」作是語已，信，家·非家·捨家，學道。是故，彼佛，記此童子：「當來有佛，名釋迦牟尼 (*Śākyamuni*)，世界 (*loka-dhātu*) 名忍 (*Sahā*)；汝，童子！名·一切世間樂
30 見 (*Sarva-loka-priya-darśana*) 離車童子 (*licchavi-kumāra*)；佛涅槃後，正法·欲滅餘八十年，作比丘，持·佛名，宣揚《此經》，不顧身命。百年壽終，生·安樂國 (*sukhāvātī*)，得大神力，住第八地；一身·住兜率天 (*tuṣita*)，一身·住安樂國 (*sukhāvātī*)，復化一身·問阿逸多 (*Ajita*) 佛《此修多羅》。」時，地自在王，聞·子授記，歡喜踊躍：『今日，如來·記說我子·得八住地。』時，彼童子，聞
35 授記聲，勤加精進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是故，世尊！毛·滌大海，猶尚可盡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此義·云何？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譬如，商人，計數金錢，置一器中；其子啼時，授與

一錢；彼器中錢，日日損減。如是，菩薩摩訶薩，於大海水，滄滄損減，悉能知之，亦知餘在；況復·世尊·於眾生大聚 (*sattva-mahā-rāsi*)·盡，而不知！但，**諸眾生·無有減盡**——一切聲聞、緣覺所不能知，唯佛世尊乃能知耳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，善哉。如汝所說，**眾生大聚·無有盡時**。」

5 迦葉白佛言：「眾生·般涅槃者 (*pari-nirvāṇa*)，為·有盡耶？為·無盡耶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**眾生，無有盡** (*a-kṣaya*) 也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·**眾生不盡**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若眾生盡者，應有損減 (*ūna*)；《此修多羅》，則為無義。是故，迦葉！**諸佛世尊·般涅槃者** (*pari-nirvāṇa*)，悉皆**常住** (*nitya*)。以是義故，諸佛
10 世尊·般涅槃者，然·**不磨滅**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·諸佛般涅槃，**不畢竟滅**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，如是，舍壞，則為虛空；如是，如是，諸佛涅槃，即是解脫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大迦葉：「譬如，有王·能行布施，彼王國中，多出伏藏。所以者何？以彼國王·種種周給·貧苦眾生，是故，伏藏自然發出。如是，迦葉！
15 大方便菩薩，廣為眾生說甚深法寶故，得此甚深、離非法·「經」——謂·**空、無相、無作相應**「經」——復得如是·**如來** (*tathāgata*) **常住** (*nitya*)、及有**如來藏** (*tathāgata-garbha*)「經」。

迦葉！如，鬱單越 (*Uttara-kuru*)，自然之食，眾·共取之，無有損減 (*an-ūna*)。所以者何？以彼盡壽，無·我所想、及慳貪想。如是，迦葉！此閻浮提 (*Jambudvīpa*)·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得此深「經」，書、持、讀誦，究竟通利，廣為人說，終不疲厭，不疑、不謗，以佛神力，常得自然如意供養，乃至菩提，無乏、無盡，除·定報業。

如，持戒比丘，不緩持戒，終身·天神隨侍、供養。若彼·能於如是深「經」，
25 乃至·不起一念謗想，當得**如來藏** (*tathāgata-garbha*)·**如來常住** (*nitya*)，常見諸佛，親近、供養。如，轉輪聖王 (*rājā cakra-varī*)·凡所遊行，七寶常隨；如是，**安慰說者** (*hitōpadeṣṭr*)·所住之處，如是比「經」·常與彼俱。如，轉輪聖王·所住之處，七寶·隨住，不住餘處，其非真寶·住於餘處；如是，**安慰說者**·現在所住，如是比「經」·悉從他方來至其所，諸不了義、空相應「經」·於餘處
30 住；如是，**安慰說者**·所住至方，《此經》常隨。如，轉輪聖王·所遊之處，諸餘眾生隨順王者，作如是念：『彼王所住，我亦應去。』如是，**安慰說者**·所住之處，如是比「經」·亦復常隨。如，轉輪聖王·出於世時，七寶隨出；如是，**安慰說者**·出于世間，如是比「經」·亦隨出現。如，轉輪聖王·所有七寶，若失一寶，彼王尋求，必至寶所；如是，**安慰說者**·為聞《此經》，處處尋求，要至「經」
35 所。

復次，如，轉輪聖王·不出世時，諸餘小王，力轉輪王，和合諸王，各現於世；如是，諸方·無人演說此深「經」·處，餘雜說者，說·諸雜「經」——所謂正、不正·雜「經」——彼諸眾生，亦如是隨學。彼隨學時，聞此**如來藏** (*tathāgata-*

garbha)·如來常住(nitya)·究竟深「經」，心生疑惑。於安慰說者，生恚害心，輕賤、嗤笑，不生愛念，罵辱、不忍，作如是說：『此將文筆，魔之所說。』謂為·毀法，悉棄捨去，各還本處，更相破壞、犯戒、邪見，終不能得·如是比「經」。所以者何？安慰說者所住之處，《此經》隨住故。

5 爾時，世間，多有眾生，見、聞「摩訶衍經」(mahā-yāna-sūtra)，而生誹謗。莫生恐懼。所以者何？五濁(pañca kaṣāyāḥ) 世(loka)時，正法損減，多有眾生謗「摩訶衍」。如，七家村中，必出茶夷尼鬼(dākinī)；如是比「經」，所行之處，七人眾中，必有謗者。

10 迦葉！譬如，同戒之人，相見歡喜。彼亦如是，各各毀戒，於說法眾中，聞·是「經」時，更相瞻視，作戲笑言：『何者·眾生界？何者為·常？』瞻彼顏色，作是思惟：『彼，是我伴。』更相慈愍。如是作已，守性而住，守性而去。如婆羅門(brāhmaṇa)長者(gr̥ha-pati)·種性(gotra)，生子·習惡，父母訓誡，曾不改悔。捨家而去，隨逐惡友，鬪·諸鳥獸·以為戲樂。如是，展轉·乃至他國，要結同類，共為非法，是為同行。不樂《此經》者，亦復如是，見他誦說，而反戲笑。所以者何？爾時，眾生並多懈怠，持戒寬緩，為法·留難；彼諸同行，相隨誹謗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嗚呼！真是惡時。」

20 佛告迦葉：「至於爾時，安慰說者(hitōpadeṣṭr)，當如之何？迦葉！譬如，城邑邊近路之田，為·諸人眾、象、馬·侵食。彼時，田主，使一人監視。監視之人，不勤守護。復更增足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若十、二十，乃至百人。守者逾多，取者彌眾。最後一人，作是思惟：『如此守視，非·一切護。當善方便，令無侵害。』即取田苗，手自惠施。彼生感愧，田苗得全。迦葉！若能如是善方便者，於我滅後，能護《此經》。」

25 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終不能攝·彼惡人。寧以兩肩，荷負須彌(Sumeru)，至百千劫；不能堪忍·聽彼惡人·犯戒、滅法、謗法、污法·如是諸惡、非法·音聲。世尊！我寧屬他，為其僕使，不能堪忍·聽彼惡人·犯戒、背法、遠法、壞法·如是諸惡、非法·音聲。世尊！我寧頂戴大地、山海，經百千劫，不能堪忍·聽彼惡人·犯戒、滅法、自高、毀他·如是諸惡、非法·音聲。世尊！我寧恆受聾、盲、瘖啞，不能堪忍·聽彼惡人·毀犯淨戒、為利出家、受他信施·如是諸惡、非法·音聲。世尊！我寧捨身，疾(śīghram)·般涅槃(pari-nirvāṇa)，不能堪忍·聽彼惡人·犯毀淨戒、蠱聲之行、而身行諂曲、口言虛妄·如是諸惡、非法·音聲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汝，般涅槃，是聲聞般涅槃，非為究竟。」

35 迦葉白佛言：「若聲聞(śrāvaka)、緣覺(pratyeka-buddha)·般涅槃·非究竟者，世尊何故·說有三乘——聲聞乘(śrāvaka-yāna)、辟支佛乘(pratyeka-buddha-yāna)、佛乘(buddha-yāna)？世尊云何已般涅槃，復般涅槃耶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聲聞，以聲聞般涅槃，而般涅槃，非為究竟；辟支佛，以辟支佛般涅槃，而般涅槃，亦非究竟；乃至，得一切種功德、一切種智(sarvākārajñāna)·

大乘般涅槃，然後究竟，無異·究竟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義·云何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譬如，從乳出酪，酪出生酥，生酥出熟酥，熟酥出醍醐；凡夫邪見，如·初生乳，乳、血共雜；受三歸者，猶如純乳；隨信行等、及初發心菩薩·住解行地，猶如成酪；七種學人、及七地住菩薩，猶如生酥；意生身（*mano-maya-kāya*）阿羅漢（*arhat*）、辟支佛、得自在力、及九住、十住菩薩，猶如熟酥；如來·應供·等正覺，猶如醍醐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云何說有三乘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譬如，導師（*nāyaka*），勇猛雄傑，將諸親屬及餘人眾，從其所住，欲至他方。經由曠野、嶮難惡道，作是思惟：『此眾·疲乏，將恐退還。』為令諸人得止息故，於其前路，化作·大城，遙以指示，語·諸大眾：『前有大城，當速至彼。』諸眾，悉見·漸近彼城，各相謂言：『是我息處。』即共入城，休息、快樂；樂於中住，不欲前進。爾時，導師，作是思惟：『此諸大眾，得此小樂，便以為足，羸劣、休懈，無前進意。』爾時，導師，即滅·化城（*ṛddhimaya-nagara*）。彼諸大眾，見·城滅已，白導師言：『此為何等？為幻？為夢？為真實耶？』導師，聞已，即告大眾：『向者·大城，為止息故，我化作（*nir-mita*）耳。更有餘城，今所應往，宜速至彼，快樂、安隱。』大眾答言：『唯然·受教。何緣·樂此鄙陋小處？當共前進·安樂大城。』導師告言：『善哉，當行。』即共前進。復告大眾：『所往大城，先相·已現，汝當觀察，彼前大城·極甚豐樂。』以漸前行，見·彼大城。爾時，導師，告諸大眾：『諸仁！當知·此是大城。』時，諸大眾，遙見大城·安隱、豐樂，心得歡喜，各共相視，生希有心：『此城，為實？為復虛妄？』導師答言：『此城，真實，一切奇特，安隱、豐樂。』即告彼眾：『入此大城，此則第一究竟大城；過此處已，更無餘城。』彼諸大眾，俱入城已，生希有心，心得歡喜，歎·彼導師：『善哉，善哉。真實、大智，大悲、方便，哀愍我等。』

迦葉！當知·彼初化城，謂聲聞、緣覺乘·清淨智慧，空、無相、無作·解脫之智；真實大城，是如來解脫。是故，如來，開示三乘，現二涅槃，又說一乘（*eka-yāna*）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若有說言·無《此經》者，非·我弟子，我·非彼師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「摩訶衍經」，多說空義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一切空（*śūnyatā*）「經」，是·有餘說；唯有《此經》，是·無上說，非·有餘說。復次，迦葉！如·波斯匿王，常·十一月，設大施會；先·食餓鬼、孤獨、貧乞，次·施沙門（*śramaṇa*）、及婆羅門（*brāhmaṇa*），甘饍眾味，隨其所欲。諸佛世尊，亦復如是，隨順眾生·種種欲樂，而為演說種種「經法」。若有眾生，懈怠、犯戒，不勤修習，捨·如來藏（*tathāgata-garbha*）、常住「妙典」，好樂修學·種種空「經」，或隨句字說、或增異句字。所以者何？彼，如是言：『一切佛「經」，皆說無我（*an-ātman*）。』而彼不知·空、無我義；彼無慧人，趣向滅盡。然，空、無我說，亦是佛語（*buddha-vacana*）。所以者何？無量塵垢·

諸煩惱藏，常空、涅槃。如是涅槃，是·一切句 (*sarva-pāda*)；彼常住 (*nitya*)、安樂 (*sukha*)，是·佛所得·大般涅槃句 (*mahā-parinirvāṇa-pāda*)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離於斷 (*pariccheda*) 常 (*śāśvatatva*)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乃至·眾生輪迴生死，我·不自在，是故，我為說·無我 (*an-*
5 *ātman*)。義。然，諸佛所得大般涅槃，常住、安樂。以是義故，壞彼斷常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再轉·無我。轉·我，久矣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為破世間我故，說無我義。若不如是說者，云何令彼受·大師法？佛，說無我。彼諸眾生，生奇特想，聞·所未聞，來詣佛所。然後，以百千因緣，令人佛法。入佛法已，信心增長，勤修、精進。善學空法。然後，為說常
10 住、安樂·有色解脫。復次，或有世俗·說·有是解脫。為壞彼故，說言·解脫悉無所有。若不如是說，云何令彼受·大師法？是故，百千因緣，為說解脫、滅盡、無我。然後，我復見彼眾生·見·畢竟滅·以為解脫。彼無慧人，趣向滅盡。然後，我復百千因緣，說解脫是有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得解脫自在者，當知·眾生必應有當。譬如，見煙，
15 必知有火。若有我者，必有解脫。若說·有我，則為已說·解脫有色，非·世俗身見 (*sat-kāya-dṛṣṭi*)，亦非說·斷[見]、當[見]。」

迦葉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如來·不般涅槃，示般涅槃；不生，示生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為壞眾生計常想故，如來·不般涅槃，示般涅槃；不生，示生。所以者何？眾生謂·佛尚有終沒不得自在，何況·我等有我、我所！譬如，有王，
20 為隣國所執，繫縛、枷鎖，作是思惟：『我今復是王？是主耶？我今非王、非主。何緣，乃至·如是諸難？由放逸故。』如是，眾生，乃至·生死輪迴，我·不自在；不自在故，說無我義。譬如，有人，為賊所逐，舉刀欲害，作是思惟：『我今·無力。當·得免此死難，以不如是生老病死種種眾苦。成就·眾生思想，願作帝釋、梵王。』如來，為壞彼思想故，示現有死。如來，是天中之天。若般涅槃·悉磨滅者，世間·應滅。若不滅者，則常住、安樂。常住、安樂，則必有我，
25 如，煙·有火。若復無我而有我者，世間·應滿 (*pūrṇa*)。實有我，非無我，亦不壞。若實無我，我·則不成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者，何耶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有者，二十五有·眾生·行；非有者，無思之物。若非有·是
30 眾生者，應從他來。設·有思之物·壞·者，眾生·當滅 (*ūna*)；若非·有是眾生·者，則應充滿 (*pūrṇa*)。以眾生·不生、不壞故，不滅 (*an-ūna*)、不滿 (*a-pūrṇa*)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我者，云何生彼煩惱諸垢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，善哉。應以是問，問於如來。譬如，金師，見彼金性，
35 作是思惟：『如此金性，何由生垢？今當推尋·生垢之本。』彼人云何為得本不？」

迦葉白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佛告迦葉：「若盡壽·思惟，尋·初因相，乃至無始，得本際不？既不得本，亦不得金。若巧方便，精勤不懈，除彼金垢，爾乃得金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·我者，生·客煩惱。欲見我者，作是思惟：『今當推尋·我及垢本。』」彼人云何為得本不？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佛告迦葉：「若勤方便，除煩惱垢，爾乃得我。謂：聞·如是比「經」，深心
5 信樂，不緩、不急，善巧方便，專精三業。以是因緣，爾乃得我。」

迦葉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我者，何故，不見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今當說譬。譬如，初學，學·五字句，界成·句偈。欲先知義，然後乃學；當得知不？要當先學，然後乃知。彼善學已；然後，師，教·界成·句義，引譬·示之；彼，能聽受。緣師，得解·界成句義·故，則能信樂。如是，
10 我今為煩惱藏所覆眾生說言：『善男子！如來藏(*tathāgata-garbha*)，如是、如是。』」彼，便欲見；當得見不？」

迦葉白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，彼，不知·界成句義，當·緣師·信。如是，迦葉！當知·如來，是誠實語者；以誠實語，說有眾生。汝，後當知，如·彼學成。

15 今當為汝更說譬喻。如，四種·眾生界隱覆·譬喻，所謂：虜醫覆眼、重雲隱月、如人穿井、瓶中燈焰；當知·此四，有佛藏因緣。

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(*asti buddha-dhātuḥ sarva-sattveṣu ca sarva-prāṇiṣu ca*)，無量相好莊嚴、照明。以彼性故，一切眾生，得·般涅槃 (*pari-nirvāṇa*)。

如，彼眼翳，是可治病；未遇良醫，其日常冥；既遇良醫，疾 (*śīghram*)
20 得見色。如是，無量煩惱藏 (*kleśa-kośa*)，翳障·如來性 (*tathāgata-tva*)，乃至·未遇諸佛、聲聞、緣覺，計·我、非我、我所·為我；若遇諸佛、聲聞、緣覺，乃知真我。如，治病愈，其目·開明。翳者，謂諸煩惱；眼者，謂如來性。

如，雲·覆月，月不明淨；諸煩惱藏·覆如來性，性不明淨。若離·一切煩惱雲·覆，如來之性·淨·如滿月。

25 如，人·穿井，若得乾土，知·水尚遠；得濕土渥，知·水漸近；若得水者，則為究竟。如是，值遇諸佛、聲聞、緣覺，修習善行，掘·煩惱·土，得·如來性·水。

如，瓶中燈焰，其明不現，於眾生無用；若壞去瓶，其光普照。如是，諸煩惱瓶·覆·如來藏 (*tathāgata-garbha*) 燈·相好莊嚴，則不明淨，於眾生無用。
30 若離一切諸煩惱藏，彼如來性，煩惱永盡，相好、照明，施作佛事；如，破瓶·燈，眾生受用。

如此四種譬喻因緣。如，我有眾生界；當知·一切眾生，皆亦如是。彼眾生界，無邊明淨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一切眾生有如來藏 (*tathāgata-garbha*)·一性·一乘
35 者，如來，何故·說有三乘——聲聞乘、緣覺乘、佛乘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今當說譬。如，巨富長者，唯有一子，隨乳母行，於大眾中，亡失所在。長者，臨終，作是思惟：『我唯一子，久已亡失，更無餘子、父母、親屬。若我一旦終沒之後，一切財物，王悉取去。』於思惟頃，本所失子，遊行、

乞求，到其本家，而不自知是其父舍。所以者何？幼少·失·故。父，見、識之，而不言子。所以者何？慮·怖走·故。多與財物，而語之言：『我無子息；為我作子，勿復餘行。』彼子答言：『不堪住此。所以者何？住此，常苦，如·被繫縛。』長者謂言：『汝欲何作？』子復答言：『寧·除眾穢，放牧、田作。』長者念言：『此子薄福；我當知時，且隨彼意。』即令除糞。

其子，久後，見·大長者·五欲自娛，心生欣樂，作是思惟：『願·大長者·時·見哀納，多賜財寶，以我為子。』作是念已，不勤作務。長者見已，作是思惟：『如是·不久，必為我子。』是時，長者尋告之曰：『汝今云何起異心想，不勤作務？』彼即答言：『願欲作子，生如是心。』長者言：『善。我是汝父，汝是我子。我實汝父，而汝不知。所有庫藏，悉以付汝。』於大眾中，唱如是言：『此是我子。我失·來久；今遇還家，而不自知。我命為子，而復不肯。今日自求，為我作子。』

迦葉！如，彼長者，方便誘引·志意下劣子，先令除糞，然後付財。於大眾中，唱如是言：『此本我子。亡失·來久；今幸自來，為我作子。』迦葉！如是，不樂一乘者，為·說三乘。所以者何？此是如來善巧方便。是諸聲聞，悉是我子；如，除糞者，今始自知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嗚呼異哉！是聲聞乘，何鄙之甚？實是佛子，而不識父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應如是學。若汝不堪呵責毀罵，則應捨離。彼，後熟時；汝，當知之。」

復次，迦葉！聲聞、大乘，常相違反——世俗、無漏，愚癡、點慧。

復次，迦葉！若謗《此經》者，應當攝取。所以者何？彼以謗故，捨身，當墮無邊黑闇。哀愍彼故，當設方便，以大乘法，而成熟之。若不可治者，當墮地獄；若有信者，彼自當信；其餘眾生，應以攝事 (*samgaraha-vastu*)，攝·令解脫。

復次，迦葉！若有士夫初得熱病，不應與藥及餘眾治。所以者何？時未至故。要待時至，然後乃治，二處不知是則敗醫。是故，病熟，然後應治；若未熟者，要待時至。如是，眾生謗《此經》者，過患熟時，深自悔責：『嗚呼苦哉！我之所作，今始覺知。』至於爾時，應以攝事而救攝之。

復次，迦葉！如有士夫，度大曠野，聞合群鳥鳴。時，彼士夫思是鳥聲，謂有劫賊，異道而去，入空澤中，至虎狼處，為虎所食。如是，迦葉！彼當來世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於有我無我聲，畏有我聲，入於大空斷見，修習無我，於·如是·如來藏 (*tathāgata-garbha*)·諸佛常住·甚深「經典」，不生信樂。

復次，迦葉！汝所問·我為阿難 (*Ānanda*) 說：『有有，有苦樂；無有，無苦樂。』汝今諦聽。迦葉！如來者，非有、非眾生，亦不壞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？世尊！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，雪山下，有出淨光摩尼寶性。有人，善知摩尼寶相，見相則知，即取持去。如，鍊金法，消除滓穢，離垢、清淨，隨所著處，本垢不污。」

所以者何？譬如，士夫，持燈而行，隨所至處，闇冥悉除，燈光特明。彼摩尼寶，亦復如是。如，鍊真金，塵垢不污，星月光照，則兩淨水，日光所照，尋即出火。如是，迦葉！如來·應供·等正覺，出興于世，永離·一切生老病死，煩惱習垢·一切悉滅，常大照明；如，彼明珠，一切不污；如，淨蓮華，塵水不著。

5 復次，迦葉！如來，如是如是時、如是如是像類·出於世間，隨其所應，示現凡身，不為·彼彼凡品生處垢穢·所染，亦復不受·世間苦樂。樂者人天五欲功德，彼即是苦；唯有解脫，究竟常樂。」

10 迦葉白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。世尊！我自惟省，今始·出家、受具足戒，得比丘分，成阿羅漢。當於如來知恩報恩——以·如來昔日·分我半坐；今日·復於四大眾中，以大乘法水，而灌我頂。」

爾時，眾中，有持·比丘色像儀式者，或持·優婆塞色像儀式者，或持·非優婆塞色像儀式者，傾側、低仰，一切皆是魔之所為。

爾時，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大眾·離諸糟糠，堅固（*druva*）、真實，如·梅檀林。如是眾中，彼云何住？」

15 佛告阿難：「問·大迦葉。」

阿難言：「唯。善哉。當問。」即問迦葉：「於此眾中，彼云何住？」

20 迦葉答言：「彼愚癡人，是魔眷屬，與魔俱來。是故，阿難！我先說言：『不能堪任·於如來滅後·善巧方便·護持正法，如·善守田。』是故，先言：『寧負大地』，廣說如上。爾時，世尊即告我言：『於我滅後，汝當堪忍·護持正法，至于法盡。』我時，白佛：『我當堪能·四十年中·護持正法。』時，佛責言：『何以懈怠，不能·護法·至於法盡·也？』」

佛告迦葉：「汝且求魔。若能得者，堪任護法。」

25 迦葉，即以天眼觀察，而不能見。如，舍衛國，有一野人，亡失其子；於大眾中，求子不得，疲乏而歸。迦葉天眼，於大眾中，求魔不得，亦復如是。即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·求覓惡魔（*māra*）。」

如是，八十諸大聲聞，皆曰：「不堪。」

復令賢護（*Bhadra-pāla*）等五百菩薩——除一菩薩，名·一切世間樂見（*Sarvaloka-priya-darśana*）——推覓惡魔，亦復不得。

30 爾時，世尊復告迦葉：「汝不堪任·法·欲滅時餘八十年，護持正法。南方菩薩，當能護持。汝當於·賢護菩薩五百眾中·最後求之。」

迦葉答言：「善哉。當求，求得一切世間樂見（*Sarvaloka-priya-darśana*）離車童子（*licchavi-kumāra*）。世尊！一切世間樂見·離車童子，則是其人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汝往勸請，令覓惡魔。」

35 爾時，迦葉，即與八十諸大聲聞、及賢護等五百菩薩俱，共勸請·一切世間樂見·離車童子：「汝，童子！世尊所舉，堪覓惡魔。」

爾時，童子，於大眾中，白迦葉言：「我今堪任·推覓惡魔。然，有八十諸大聲聞、賢護（*Bhadra-pāla*）等五百菩薩摩訶薩，及文殊師利（*Mañju-śrī*）、觀世音（*Avalokiteśvara*；*Avalokita-svara*）、得大勢（*Mahā-sthāma-prāpta*）、滅諸惡趣、

彌勒 (Maitreya) 菩薩等，何故，不覓，令我覓耶？宜令彼先，然後及我。」

迦葉謂言：「降伏惡魔，為無福耶？」

答言：「迦葉！汝知有福，宜自為之；我今不能。」

爾時，迦葉，以此白佛。佛告迦葉：「此童子語，為何所說？」

- 5 迦葉白佛：「童子說言：『先，諸大德；然後，及我。我是俗人，性復下劣。是諸大德——八十聲聞、及賢護等五百上首——彼悉在先；然後，次我。』」

時，諸聲聞、及賢護等，一切推覓，悉不能得——如，彼野人，求子，不獲——皆曰：「不堪。」於一面立。

- 10 爾時，世尊，復告迦葉：「汝今聞此《大法鼓經》，於我滅後四十年中，當善護持如今正法，當擊大法鼓 (*mahā-dharma-bherī-parāhaṇana*)，吹大法蠡 (*mahā-dharma-śaṅkhābhiprapūraṇa*)，設大法會 (*mahā-dharma-śravaṇa-sāṃkathya*)，建大法幢 (*mahā-dharma-dhvaja-samucchrayaṇa*)。然後，一切世間樂見·離車童子，於正法·欲滅餘八十年，當以五繫，縛·彼惡魔及其眷屬，如·縛小兔，廣當宣唱《大法鼓經》，當擊大法鼓，吹大法蠡，設大法會，建大法幢。」

- 15 迦葉白佛言：「當於何時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正法·欲滅餘八十年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欲見惡魔。」

佛告童子：「速以惡魔·示諸大眾。」

- 20 爾時，童子，瞻仰世尊，即指示言：「觀此惡魔·從異方來·如·諸菩薩·作比丘像，於眾中坐。」

大眾，悉見；見·被五繫。

魔言：「童子！我於《此經》，不復作礙。」如是三說。

- 25 爾時，世尊，告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等菩薩眾言：「摩訶迦葉，已能於我滅度之後四十年中，護持正法。汝等，誰能於我滅後，最後護法？」如是三說，無能堪者。

佛告大眾：「汝等勿得起·輕劣想。我此眾中，多有弟子，於我滅後，能護正法、說《此經》者。賢護等·五百菩薩·最後一人——一切世間樂見·離車童子——於我滅後，當擊大法鼓，吹大法蠡，設大法會，建大法幢。」

爾時，童子，即放弊魔。

- 30 時，諸大眾，語童子言：「汝已授記。」

- 爾時，世尊，復告大迦葉言：「今，汝，迦葉！如，守田夫·無善方便，不能堪任·護持《此經》。今，此童子，聞《此經》已，能善誦讀，現前護持，為人演說，常能示現為·凡夫身，住於七地。正法·欲滅餘八十年，在於南方·文荼羅 (Muṇḍura) 國·大波利 (Mahā-pāla) 村·善方便 (Upāya-kausalya) 河邊·迦耶梨姓·中·生。當作比丘，持我名，如，善方便·守護田苗，於我·慢緩·懈怠眾中，離俗、出家，以四攝法 (*catvāri saṅgraha-vastūni*)，而攝彼眾。得此深「經」，誦讀、通利，令僧清淨，捨·先所受本不淨物。為說《大法鼓經》；第二，為說大乘空「經」；第三，為說眾生界·如來常住·《大法鼓經》，擊大法鼓，吹

大法蠡，設大法會，建大法幢。當於我前，被·弘誓鎧，盡·百年壽，常雨法雨，演說《此經》。滿百年已，現大神力，示·般涅槃，說·如是記：『釋迦牟尼(Śākyamuni)佛，今，來至此。悉當瞻仰，恭敬、禮拜。』如是，如來常住、安樂。諸仁！當觀真實·常·樂，如·我所說。」

5 爾時，空中，十方諸佛，皆悉現身，說如是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說。一切皆當信其善說 (*su-bhāṣita*)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成就幾德，能見·如來常住、不壞·法身，臨命終時·現大神力？」

10 佛告迦葉：「菩薩摩訶薩·成就八功德者，能現前見·如來常住、不壞·法身。何等為八？一者、說此深「經」，心不懈怠。二者、說彼三乘 (*yāna*) 三種 (*gotra*) 之說，亦不懈倦。三者、所應化者，終不棄捨。四者、若僧壞者，和合一味。五者、終不親近·比丘尼、女人、黃門 (*paṇḍaka*)。六者、遠離·親近國王及大力·者。七者、常樂禪定。八者、思惟、觀察·不淨、無我。是為·成就八種功德。

15 復有四事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善能持法。二者、常自欣慶：『善哉。我今所作，快樂、大善。』三者、能自歸依，作是思惟：『我得善利。』四者、於如來常住，決定無疑，日夜常念·如來功德。

以是因緣，現前得見·常住法身，現大神力·然後命終。

20 迦葉！如是·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隨所住處·城邑、聚落，我為是等，示現法身，而說是言：『善男子！善女人！如來常住。汝，從今日，常應受持、讀誦《此經》，為人解說，作如是語：「當知·如來常住、安樂，正心悽望，勿為諂曲；當知·世尊如是常住。淨悽望者，我當現身。』」汝，大迦葉！當信、當審：若不如是修行法者，何由見我？云何能得神通示現？如，我為聲聞乘說，比丘能捨一法者，我為保任·得阿那含果；謂，彼所行功德成就，亦復如是。如，我先說，

25 持戒比丘終身，天神常隨供奉。是故，汝等勿貪利養，當修厭離，住·身念處。

復次，迦葉！持我名比丘，常令僧淨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為云何？」

30 佛告迦葉：「行攝取 (*saṅgraha*) 時，滿足·犯戒、貪烏·之眾，如彼·巧便，守護四法。賢護等五百菩薩，先不堪任。是等，今者，猶故·不堪·於我滅後·最後護法。持我名比丘·行攝法時，攝·諸寬縱、懈怠比丘，習近、供養，與其「經卷」，消息 (消長變化)·將護。如，養牛法，知·可伏時，然後調伏。若攝取、調伏，而不改者，則便棄捨，不令毒箭，塗傷，善淨。彼復當作如是思惟：

『莫令·淨行比丘·因彼·犯戒。彼·說非法、行惡行·者，不應·致敬；共同法集、布薩 (*poṣadha; poṣadhika*)、自恣 (*pravāraṇā*)、羯磨 (*karma*) 僧事 (*saṅgha-karaṇīya*)，悉不應同。』如，王·摧敵，彼·亦如是。如是·方便調伏彼已，於百年中，常雨法雨，擊大法鼓，吹大法蠡，設大法會，建大法幢，示大神力，命終·涅槃。過千佛已，六十二劫，經百千緣覺、及八如來·般涅槃後，乃成佛道，名·智積光明 (*Jhānākara-prabha*) 如來·應供·等正覺。彼時，持我名比丘者，

35

即是一切世間樂見·離車童子，當於此土，成·等正覺。

迦葉！當知·無上菩提，如是難得。迦葉！為是·凡人所能得·不？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佛告迦葉：「一佛國土，一佛不也施作佛事；第二、第三，亦復如是。如，
5 一芥子中，有眾多世界，周旋往返，而不自知：誰·持來去？誰·安我此？隨·
所應知，隨順·為作。如是，或有·知我者，或·不知者。此一世界·耆闍崛山
(*gr̥dhra-kūṭa-parvata*) 中，有釋迦牟尼 (Śākyamuni) 佛；即於此中，有阿逸多
(Ajita) 佛；於此世界，或現劫燒，或現說法——如是奇特，甚為希有。復有何
等·最上奇特？謂：一切世間樂見童子，不於·凡俗家·生，其所生家，悉是菩
10 薩。迦葉！當知·彼·供養給侍者，悉皆歡喜，宗親、愛念，皆作是言：『我種
姓中，有如是人·生。』此諸人等，一切皆是我之所遣。迦葉！當知·彼菩薩摩
訶薩，若·餘四眾為作眷屬，悉聞·說此《大法鼓經》，一切皆當得無上菩提。

迦葉！我於過去·久遠世時，在毘舍離城 (Vaiśālī)，作轉輪王 (*rājā cakra-*
varī)，名·難提斯那 (Nandi-sena)。爾時，毘舍離城，如·四天王·下·閻浮提。
15 如，忍世界 (Sahā-loka-dhātu)，其餘天下，亦復如是，如是·三千大千世界。我
時，壽命·不可思議。我作如是轉輪聖王，行·阿僧祇 (*a-saṃkhyeya*) 殊勝 (*viśeṣa*)
布施及諸功德，持戒清淨，修諸善行，合集·如是無量福德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·
聞說一乘《大法鼓經》，戲笑·而往，乃至一念·所得功德，勝前福業，不可稱
20 記，算、數、譬喻·所不能計。如，有呪王 (*vidyā-rāja; vidyā-rājñī*)，名曰·焰
焰；一說此呪，四月·善護。迦葉！當知·世間凡呪，勢力如是，何況·一讀《大
大法鼓經》而力不能盡壽為護！是故，有能供養《此經》者，是諸眾生，為無上菩
提·作決定因；乃至究竟菩提，不離《是經》。」

時，諸大眾，同聲唱言：「善哉，善哉。甚奇。世尊！今，此童子，當為持
佛名比丘；若般涅槃者，祇洹林 (Jeta-vana) 神·無所依怙。所以者何？彼從南
25 方，來至佛所，而般涅槃。」

佛告大眾：「彼亦不來；我自往彼，示現其身；先遣《此經》，然後乃往。所
以者何？若《此經》不往至彼手中，則彼生退心。若彼·有眾生應調伏·者，我
與大眾，往往其前。彼見我已，當即·還·往迎·便·般涅槃。隨·其所欲度眾
生處，而般涅槃。」

爾時，天帝釋 (Śakro devānām indrah)·子，名·阿毘曼儒，當乘神通而來
至此。彼雖幼少，真心清淨，信樂大乘；唯獨一人·無有儔匹。於天人中，持此
大乘甚深「經典」。是故，彼為說·解脫因，得授佛記。」

時，諸大眾，同聲說偈：

「奇哉！一切世間樂見，為比丘像，擊大法鼓，
35 護持佛法，令得久住。般涅槃後，世間·虛空。
彼滅度後，無與等者。如是比丘，世間難得，
能為世間，說究竟道。」

爾時，迦葉、阿難、賢護菩薩等無量大眾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